
201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度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号：19BKS137）

献给恩师孙慕天教授

序 言

>> PROLOGUE

本书系笔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度研究”的阶段性的成果，也是笔者博士后在站期间的研究成果之一。西方哲学公认自弗雷格的《论意义与所指》一文发表起，哲学便发生了“语言的转向”，从而开启了分析哲学的研究体系。这场变革使哲学研究的主题、哲学研究的方式等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近代的怀疑论与不可知论逐渐失去了立足之地，从“心智”层面展开的知识论在康德的“知性”面前达到顶峰，许多哲学难题似乎被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些哲学问题被证明为“伪命题”从而消解了。实际上，分析哲学最重要的立论就是提出了一种新颖的作为分析命题意义的哲学概念，泛指通过分析语言来研究哲学的这种运动或思潮，它的内涵侧重于强调与庞大的形而上学思辨体系的对立，而树立一种对哲学问题逐步求解的风格，语言哲学则是分析哲学的主要内容。分析哲学家认为，思想是语言表达的内容，可以是说话者用语言传达给听话者的内容，也可以是听话者对话语的理解，知识作为思想内容乃积淀为语言的意义，是逻辑规定的意义。因此，思维的理解、思想的把握还要还原到更为根本的语言层面，真理的

获得从语言层面建立起严整的方法论，而对知识的反思就表现为分析哲学的主要形式。西方哲学将这一过程表现为“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或者是“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

与分析哲学相比，诠释学虽然发展相对缓慢，但起源却比较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它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向，从特殊诠释学到普遍诠释学，从方法论诠释学到本体论诠释学，再到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诠释学家基本上继承了现象学的传统，开始仅仅强调从精神活动方面去理解“思想”概念，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出版，才开启了诠释学对思想语言表达的关注。这些变化带来的结果，就是哲学家们对哲学传统的回归，即从形而上学过渡到现象学的存在论，关注存在者之存在本身，显现生活世界，关注复活生活世界的语言，为语言意义逻辑理论辩护。立足现实世界，世界及其意义就存在于语言表达之中，语言表达有其独特的意向结构，这种意向结构赋予意义以相应的概念形式。语言是意义的载体，而意义是语言的本质，对意义的语言分析就是哲学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任务。

本书立足于后现代语境，着重从价值论维度阐释意义理论的语境化、人文化转向问题。意义理论是研究人类文化交往的哲学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分析意义理论，从人文主义导向透析语言的语义结构、意义的历史发生，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走出后现代虚无主义和绝对相对主义的误区，匡正传统哲学单纯从科学主义角度研究语言意义问题的偏颇。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有效地分析与应对信息时代意义与世界、意义与文化、意义与人的关系等现实问题。本书内容可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一、意义理论的历史坐标。深入剖析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问题，西方哲学家通常认为哲学问题不过是关于语言意义的问题，对语言的研究成为哲学研究的前提，研究语言的意义正是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同时，本章阐释了语言哲学的历史发展，通过分析英美语言哲学与欧陆语言哲学思潮的特点，以便厘清各自语言哲学研究中意义理论的典型差异，解答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意义理论的发展流变。这些观点对今天我国语言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我国语言哲学的发展带来思想资源，有利于我国立足人民立场，助推各

项事业发展，从而一定程度上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意义理论的两重导向。当代语言哲学的研究主要呈现出英美分析主义和欧陆人文主义两大导向。人文主义的意义论认为，社会现实的本质并非客观存在的，而是因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视域下赋予客体各自不同的意义。科学主义的意义理论强调经验，而人文主义的意义理论则强调整解。

三、意义的双重诠释。从认识论维度对意义的深层本质进行探讨，对言语本体加以分析，并梳理了认识的主体对意义的生成作用。同时，从另一维度挖掘了哲学家很少涉猎的意义价值论分析，从个体需求与社会价值出发，展现了一个更加丰富的意义研究世界。

四、意义的历史发生。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意义理论的历史发生，分别从人类社会历史变革及其上层建筑的建构中探析意义理论生长、发育的端倪。同时，以人的认知、交往、体验的主体意识为视角，逐渐阐释了意义理论的发展动力。

五、意义的评价与科学真理。科学的主旨是对真理的探求，而对意义理论的剖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哲学领域诉求。本章认为，意

义理论与科学真理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意义的追寻是发现科学真理的前提性指导意向，本章从科学真理出发对意义的有无、意义的优劣以及意义的真伪问题加以探究，一方面判断了意义的根本素质；另一方面通过对意义的分析，指导了人们如何有目的地解读科学真理。

六、意义与信息时代的交往革命。以信息时代交往革命为切入点，深入地分析了信息化时代人的符号化生存现状，分析由于意义的内容损失及理解分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面对的文明冲突，如何规避意义的虚无主义与绝对的相对主义，建立意义的共识观。在此基础上，重点剖析得出，人文主义的意义理论是我国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的哲学基础及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动力，对我国新时期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以意义理论为借鉴，在我国新的社会历史时期，我们所要建立的“意义共识观”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基本内核，融合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由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创造并彰显其共同文化理想、文化取向、文化态度的文化

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协调处理好多重文化关系，并将坚持我国文化特色与面向普遍性的世界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贯穿各个题目讨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意义理论研究的人文主义转向的核心就在于，语言是现实生活世界的载体之一，语言的意义以及语言意义变化和发展的原动力不是来自语言内部，也不是来自语言使用者的大脑，而是来自语言使用者的社会交往和实践行为，意义来源于思想所承载的社会交往记忆。第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反思，各民族文化是一种异质同体的关系，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既竞争又合作。由于这样的文化交融，共识性意义才在碰撞中发展。我们确实需要一种共同的文化坐标，以增强人民群众的民族认同感、社会归属感；确实需要一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集体意识、集体认同，以凝聚起促进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原动力。加强有意义的交流和沟通，促进全球性共识，是当代人类面对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哲学依据。

孙 晶

己亥初冬

目 录

>> CONTENTS

序言·····	1
绪论·····	1
第一章 意义理论的历史坐标 ·····	10
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10
二、语言哲学的历史发展·····	17
三、意义理论的重要价值·····	25
第二章 意义理论的两重导向 ·····	33
一、意义理论的科学主义导向·····	35
（一）公认观点的正统解释·····	36
（二）蒯因的挑战·····	45
（三）历史社会学派·····	51
二、意义理论的人文主义导向·····	54
（一）胡塞尔：意向·····	54

(二) 海德格尔：生存·····	58
(三) 伽达默尔：对话·····	62
第三章 意义的双重诠释·····	67
一、意义的认识论维度·····	67
(一) 对象关联性·····	68
(二) 意念关联性·····	79
二、意义的价值论维度·····	87
(一) 社会指向性：经济意义、政治意义、文化意义、 伦理意义、宗教意义等·····	88
(二) 个体指向性：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交往需求、 荣誉需求、创造需求等·····	89
第四章 意义的历史发生·····	92
一、意义的语境基础·····	93
(一) 社会基本矛盾的历史演进·····	93
(二) 人的生命价值的历史变化·····	98

二、意义的动力机制·····	105
(一) 意义的认知取向·····	105
(二) 意义的交往取向·····	106
(三) 意义的体验取向·····	108
三、意义的辩证发展·····	110
第五章 意义的评价与科学真理·····	113
一、意义的有无问题·····	114
二、意义的优劣问题·····	117
三、意义的真伪问题·····	118
第六章 意义与信息时代的交往革命·····	122
一、信息革命与人的符号化生存·····	125
(一) 信息革命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样式·····	125
(二) 符号化生存的多重影响·····	130
二、现代相对主义与意义的辩证法·····	135
(一) 相对主义视域下的意义发生·····	136
(二) 意义的辩证法·····	139

三、意义融通助力文化软实力·····	144
(一) 文化冲突与意义的可沟通性·····	145
(二)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148
四、全球化中的意义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150
(一) 意义共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前提·····	150
(二) 以跨文化交流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156
结语 ·····	164
参考文献 ·····	166
后记 ·····	174

绪论

人类生活在意义的世界之中。对意义的理解，仿佛是随着人类的成长，随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逐渐成熟而清晰的。好比在我们生活的纯粹世界中，语言是事物和动作的纯粹标记，人们不可能对意义发问，而所有的发问都表现为元语言。例如，我们会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这个词与这句话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其他的隐喻或意义？不同的语境下，相同的一句话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意义？等等。我们询问的过程就是反思与研究的过程。人们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试图传达语言中所包含的意义，可是他所表达的意义不一定就是这一事物或行为的真正意义，而听众在接收这些语言的时候，又可能产生意义的损失，产生歧义。语言在表达出来的那一刻就是用一些单词或陈述去取代另一些陈述和单词，这已经是一种忠实或不忠实的转译了。那么意义是否就是一系列的误解，真理与本质永远都是无法触及的终极存在吗？这是意义理论研究自始至终关注的问题。

意义理论的研究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哲学命题之一，中西方的哲学家们已经探究了两千余年。中国意义理论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并在中国哲学发展

史上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中国哲人对语义的分析是相当重视的。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孔子就提出了“正名”的思想，触及语义与指称相互独立的问题。墨子继承了老子思想，并在老子的语义理论基础上有依据地分析了“名与实”的问题。墨子提出“以名举实，以辞抒意”，在他看来，事物的存在本身是可以称为“实”，而对事物的称呼则为“名”，对语义理论提出的这种思想是意义指称论思想的基础。诠释话语与意义的关系是中国古典意义理论的重要主题，哲学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二者的关系的探究，解决话语是否可以表达意义的问题，以及确定意义是否可以承载语言的目的。中国的古典的意义理论是形而上的，哲学家通过思辨分析语言及其意义，较少涉及语言学的实证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字学、音韵学是脱节的。例如，《论语·学而》中有言：“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在文字的表层意义上，历代的注解大同小异。朱熹注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也。圣人辞不迫切，专言鲜，则绝无可知。学者所当深戒也。”而李泽厚则将其译为：“孔子说，花言巧语，虚言假色，这是很少有仁爱的。”无论古译，还是今译，“巧言令色”的人是与“仁”有一定距离的。那么，“仁”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就涉及对“仁”的意义的把握。对“仁”的把握就需要对孔子的整体思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迄今为止，关于孔子“仁”的思想有不同的解释，每个哲学家对孔子的思想的分析都有不同，都有他个人的标签，这就是意义的差异性。这与哲人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生活状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汉代的郑玄、魏晋时期的何晏、六朝的皇侃、宋代的朱熹等古代学者，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就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哪一个理解更接近孔子本人的思想呢？哪一个是真理性的解释呢？即使让孔子本人来解释，我们对他所表达的意义

就能够真正的理解、真正的掌握吗？这就需要我们从一个一定的角度去把握意义，而不仅仅是一般文本意义上的解读成单纯的语义分析，还需要一种生存意义上的诠释。这种生存意义上的解读，就是对世界、对人生、对生命的一种理解。正如西方哲人海德格尔的本真意义，即理解本质，是作为“此在”的人对存在的理解，因而理解就是“此在”的存在方式本身，而不是一种认识方式，也就是立足于我们生活的当下去理解语言，把握其所蕴藏的意义。伽达默尔就曾经指出，他要探讨的是一种“一切理解方式的共同点”，“要在一切世界知识和世界定向中找出理解的因素，以此证明诠释学的普遍性”。他认为，理解不是主体对于文本的一次性解读行为，而是一个事物本身和我们的“前判断”或“偏见”之间的无穷“游戏”过程。同时，文本与理解者之间的距离是无法消除的，文本的意义因此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文本的意义和理解者一起不断运动，就构成了效果，一切历史观察都应以对效果历史的有意识的反思为基础。这就好似黑格尔所谓的概念流动的辩证过程，只不过这一过程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交往对话与反思领悟中生成的。在同他人对话时，进入他人的思想世界，置于他用语言所设计的情景，被意义牵动而互相吸引，互相适应，这犹如一场互动游戏。

当然，所有对语言理解的问题，包括我们当下生存活动的理解问题，都在对文本的理解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人们对各种文本的阅读和理解与日常交往活动中对生存意义的直接理解有着本质的相通性，任何文本的解读都是与现实生活相关的。因此，把握语言的意义，不仅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还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要将知识与人生经验两个不同维度的问题联合起来分析，在于认识到我们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达到理解。理解与获取意义是生存的一种必要方式，而这个意义的获取也需要文本作为手段。因此，科学主义

与人文主义者对意义理论的把握都有其特别的价值所在，将二者结合起来比较分析，才是掌握意义理论的科学途径。

同时，哲学的相对主义与语言之间的不可通约理论盛行于世。语言不可翻译的屏障使对意义与文化在语言实践统一的研究中呼之欲出。同时，哲学在经过三次转向后，现代哲学的研究重点转向对语言哲学的研究，而对意义理论的分析是其研究的重中之重。无论是英美语言哲学，还是欧陆语言哲学，意义理论都处于整个西方语言哲学的核心。一方面，语言是概念系统，语言是了解思想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一基本哲学问题的重要手段，是研究世界本身的一条途径；另一方面，把握意义理论是把握真理的前提条件，是为了了解表达真理语句的意义。语句表达的准确、传达意义的确切是获取事实与真理的基础，是理解语言的其他功能的前提，也是厘清与语言有关的其他哲学问题的前提。英美语言哲学家与欧陆语言哲学家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探讨意义问题，其中各个派别哲学家表达的观点各不相同，分析的重点也各不相同。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家注重从语言结构的差异性来考察意义的来源，分析主义语言哲学家注重辨析意义与指称的关系，现象主义哲学家注重人的意向与语言意义的关系，实用主义更侧重研究语言的意义与行为的关系，等等。但无论历史上各个研究派别关于意义理论研究的观点有何不同，都可以大致将他们的研究分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倾向。语言学家们最开始注重研究语言的逻辑形式和表达意义，以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意义，我们将其称为科学主义维度的语言哲学研究。例如“逻辑实证主义者”倡导用精确度、逻辑形容来把握语言的本质，描述语言的意义。随着哲学家人文意识的进一步觉醒，语言哲学更加偏重人文主义维度的诠释，发生了语用学的转向，使语言进入日常生活。这标志着语言哲学开始从注重语言的客体性转向注重语言

的主体性以及主体间性。

通过分析意义理论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这一转向，从不同的视角探讨意义理论，阐明意义理论是研究人类文化交往的哲学基础，并将逻辑实证论导向的研究与人文导向的研究相结合，从科学主义导向和人文主义导向透析语言的语义结构、意义的历史发生和理解及其与科学真理的关系，以期对意义做出深层解读，据此匡正传统哲学单纯从科学主义角度研究语言意义问题的偏颇，从而对意义的认识论维度与价值论维度进行双重诠释。从认识论转向价值论所关注的对象则由必然的意义存在转向自由的意义与世界、意义与文化、意义与人的关系问题，从而阐明意义认识论和意义价值论在当今社会交往沟通中的重要关系，以及分析意义共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依据。著作主要采用以下三种研究方法对意义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分析：第一，采用评析法研究意义理论，分别从本质、发生以及评价作用等着眼。评析法，就是通过提示论据所蕴含的意义，或予以高度评价，或揭示其危害，从而证明论点提出的看法和主张的影响、价值、效果等。第二，采用归纳分析方法研究意义理论的转向，诠释意义理论的不同维度。在列举多个典型论据之后，对这些论据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它们的共同点，扣在要证明的论点上。第三，采用辩证的分析方法对意义和真理深入分析，同时构建意义与信息时代的交往逻辑。这种分析方法就是用对立统一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分析材料，既要分析事物本身的内在联系，又要分析该事物与其他事物间的联系；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其反面；既要照顾到事物内部的矛盾，也要注意非主要矛盾的存在，同时，还必须注意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变化和转换。

另外，语言哲学的主线是对意义理论的研究，许多领域的学者对此争论